



追魂十二令

【台湾】

古龙

著

龍

聯山書社

古龙杀手系列武侠小说

中

追魂十二令





古龙*先生

古龙本名熊耀华 1937—1985 原籍江西 古龙毕业于

台湾淡江大学外文系，是台湾著名新派武侠小说家，闻名中外 他自从

1960年创作【苍穹神剑】、【情人、看刀】始，一生共写了

近七十部武侠小说，影响巨大 其代表作有【快活】系列、【杀手】系

列、【风云第一刀】、【绝代双骄】、【楚留香传奇】系列、【陆小

凤传奇】系列等



第十三章 魔焰高胜群雄束手

众人连忙定睛看去，只见聚英堂堂主的手指，已将鬼头刀牢牢挟住，那鬼头刀竟再也难向下劈下半分，只见那虬髯大汉，在刹那之间，面色由红而青，由青而白者几次，手一松，他的鬼头刀，仍被堂主挟着。

他向后退出了一步，大声叫道：“罢了罢了，我死为厉鬼，也不会放过你这秃——”

他才讲到这里，堂主的手臂，向下微微一沉，鬼头刀的刀柄，直撞向那虬髯大汉的胸口，只听得“拍”地一声响，那大汉的身子，立时软瘫了下来，“秃”字下面的一个字，还未曾出口，身子便倒了下去，在台上滚了一滚，跌了下去。

堂主一声冷笑，手一松，将鬼头刀顺手抛了出去！

从那大汉骤然发难，到他被堂主用刀柄撞死，跌了下地，这期间，当真只是电光石火，一转眼之间的事情。

但是那一段时间距离，却是惊心动魄，令得人屏气静

息，一点气也发不出来！

堂主的武功，竟然如此之高！

聚英堂堂主的武功高，辛真满是早已知道了的。但是其余的人却不知道。这时候，不禁人人瞠目结舌，面面相觑。

而辛真满的心中，一则以骇然，一则也奇怪到了极点。因为那大汉在临死之前，曾骂出了一个“秃”字来，这个“秃”字，是什么意思？

看来，那大汉显然是知道堂主的本来面目的，而且，听他临死时的叫骂，他要杀堂主，似乎这只是为了私仇，而不是为了别的。

可惜他死了，要不然，一定可以在他的口中，知道这个武功高得出神入化，但是来历却又神秘之极的堂主的身份来的！

那大汉只说出了一个“秃”字，那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会不会是想骂“秃驴”呢？难道那堂主竟是一个僧人么？这实是太不可思议了！

天下武学，各门各派，武功虽杂，但仍是以佛门武道高深精奥，象这样的高手，也的确只有在佛门高人中才有的。

佛门之中，自然也有败类，但如果这堂主竟是僧人的话，这却也难以想象，因为佛门高人早已知名的也有很多，却未曾听说有一个的身形，是如此矮小的。

辛真满的心中十分纷乱，只听得聚英堂主已然沉声道：“各位，你们还想闯得出去么？还是到聚英堂去，和各路朋友一聚的好！”

辛真满仍然蓄定了真力，因为他全力拚死一击的机会，仍然未曾失去。

他身形斜掠，在掠起之际，身子并不快，象是他整个人，是冉冉向上升起来的一样，他是向木台之上掠去的，众人不禁又发出了一声惊呼。

在惊呼声中，辛真满已然稳稳的在台角之上站定了。

堂主斜斜转过身来道：“辛大侠有何指教？”

辛真满冷冷地道：“堂主，你想要我们这干侠义之士，和你们这些妖邪歹徒去同流合污，那是绝没有可能的事，不必多废话了！”

堂主一声长笑，道：“那就太可惜了，侠义之士，免不了血洒当场了！”

辛真满斩钉截铁地道：“大丈夫虽死何惜！”

堂主道：“辛大侠既然求死，我自然——”

辛真满不待堂主讲完，身形一矮，猛地一掌，向前疾拍了出去！

那一掌，可以说是辛真满数十年功力之所聚，发得又是突兀，一掌拍出，掌力轰然之声，当真抵得上惊天动地四字！

掌风轰然中，堂主也不觉身形震动，“腾”地向后，退

出了一步。

然而辛真满既然拚死一击，出掌何等之快，堂主的身子才一退，辛真满的一掌，便已如影附形，疾点了上去，刹那之间，只听得“拍”地一声响，一掌正贴在堂主的胸口！

这时候，周围数百人，紧张得屏气静息，一点声音也没有！

辛真满一掌贴中了堂主的胸口，心中大喜，以为已然得手了，可是在刹那之间，他却觉出不妙来了，照理来说，他那一掌的力道，如此之强，一击中了对方的胸口，对方一定立时倒下来，或是后退才是。

可是堂主的身子，仍是稳稳地站着！

辛真满的心中，这一惊实是非同小可！

因为以他的掌力之强，如果堂主竟能若无其事地接上他一掌的话，那么，这个来历神秘的聚英堂之首，武功高得在他的想象之上十倍了！

辛真满一面心中大惊，一面内功疾吐！

但是他内力一发，更加觉得不妙！

他的手掌，明明是击在对方的胸口的，但是内力发了出去，却是觉得飘飘渺渺，毫无着落，象是右手根本没有感到什么一样！

也就在此际，辛真满只听得耳际响起了堂主的声音，那是极细极细的声音，辛真满一听便知道那是堂主用上乘

内功“传音入密”之法在向他讲话。

只听得堂主道：“辛大侠，你实在不是我的敌手，我要你的性命，可以说易如反掌，你自己也可以明白这一点的了？”

辛真满其实是早已明白这一点的了，只不过给堂主一说，他更感到那是事实，立时面如灰死，一句话也讲不出来。

堂主又道：“但是我与你并无深仇大恨，也不必取你性命的。”

堂主一面说，一面身子便向后退出了一步。

堂主的身子向后退去，辛真满却仍然呆立着，面色惨白，呆若木鸡，刹那之间，他的心中，可以说是紊乱到了极点！

聚英堂主分明是可以取他性命的，但是却放过了他，这是为什么？

自己不是他的敌手，难以救是一干武林豪杰的性命，只怕在这里要遭全军覆没，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自己又如何能活得下去。

他心中痛苦之极，连面上的肌肉，都不由自主，簌簌地跳动起来。

就在这时，只听得下面警叟大声道：“老辛，何以一声不出了？”

辛真满听了，心中更只是苦笑，讲不出话来！

辛真满面如死灰，僵立在台上，一句话也讲不出来，这情形，除了瞽叟之外，人人都看出来了。刚才辛真满一掌击中堂主的胸口，是人人见到的，但结果堂主若无其事地退了开去，辛真满却呆若木鸡，相形之下，名满天下的辛大侠实在太不济了！

这使得自北高峰下来的豪杰之士，大为气馁！

相反地，聚英堂中的高手，却轰雷也似地喝起采来！

瞽叟听出周围的气氛大是不对，急急问道：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”

他身边一个人，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辛大侠上去，击了堂主一掌，那堂主捱了一掌之后，却是若无其事，这堂主的武功……嘿……只怕是没得说的了！”

瞽叟一听，心头也不禁大为震动，聚英堂堂主的武功之高，非同小可，他也是知道的。但是他却未曾想到会高到这一程度！

辛真满若是已吃了亏，他自然是非出头不可的了！是以他气纳丹田，陡然之间，发出了一下尖锐高亢之极的尖叫声来！

那一下尖叫声，将所有在高声叫好的聚英堂高手的声音，全都压了下去。刹那之间，每一个在出声的人，都静了下来！

而瞽叟的啸声摇曳，却兀自未绝！

在瞽叟的啸声之中，只听得聚英堂堂主冷冷地道：“这

位发声高啸的，敢是名满南北的武林异人，瞽叟先生么？”

堂主的话，才一讲完，便听得瞽叟大声道：“正是！”

他这两个字才一出口，拐杖在地上一顿，发出了“拍”地一声响，整个人突然向上飞了起来。

他身形斜斜向上飞起，快疾之极，别看他双目已盲，但是那木台在什么方位，以及有多少高低，他是早已凭声估定了的，所以，他身形拔起之后，便迳向那木台投了过去，转瞬站定。



直到瞽叟突然上了木台，辛真满才从震惊无匹的情形之中，缓过气来，他满面渐愧，向后退了一步，想要告诉瞽叟，说是对方的武功，远在自己之上，还是不要与之动手的好。

但是辛真满还未曾开口，便已听得瞽叟手中杖尖，向前一指道：“你便是那个什么堂主的么？”

瞽叟的话，说得十分不客气。

聚英堂主听了，只是发出了“哼”地一声响。

瞽叟又一声冷笑，道：“你藏头露尾，无名无姓，就算人家叫你王八羔子，你也是怨不得人家的，只怪你自己不好！”

聚英堂主双目之中，精光暴射，厉声道：“聚英堂主这四个字，已足为天下武林之首了，莫非你不服么？”

瞽叟道：“不错，是有点不服！”

他在一上木台来，发话之际，杖尖便是指住了堂主的，杖尖离得堂主极近，这时一个“服”字才出口，手臂突然向前一送！

他手臂向前一送间，杖尖便已直点向聚英堂堂主的“肩井穴”了！

聚英堂堂主身形兀立不动，根本不趋避，电光石火之间，只听得“拍”地一声响，瞽叟的杖尖，点中了聚英堂主的肩头。

但是那“拍”地一声响，却如同点在野草之上一样！

同时，瞽叟只觉得一股大力，自杖上陡地倒传了过来，力道之大，匪夷所思，见所未见！瞽叟为人，脾气古怪，树敌颇多，正邪各派高手之中，和他有过节，动过手的人非常之多，他的见识，也是非同小可！

但是这时候，自他的杖上倒传过来的那股内力，却是强得他估不出这是哪门哪派的功夫来！

那股内力，不但强大之极，而且来势极快，等到瞽叟觉出有一股大力涌到，想要运力与之相抗之时，却已然慢了一步了！

那股大力，撞得瞽叟身不由己，向后退出了一步，他向下一沉气，想要站稳身形，但是却未能站稳，只听得“喀登”一声，在木板之上，踏出了一个洞来。

他一步未能站稳，仍是未能站稳身子，又向后退出了

一步，仍是“喀登”一声，再度在木台的木板之上，踏出了一个洞来。

刹那之间，只听得“喀登”、“喀登”、“喀登”、“喀登”，一连四响，警叟退出了四步，到了木台的边缘之上！

警叟这时，也知道自己已退到了木台的边上，而对方袭来的那股内力，似乎也还有无穷无尽之势，他心中的焦急，实是难以言喻！

□

□

□

因为他向对方攻出一杖，若是反被对方的内力震下木台来的话，那实是连再和对方拚命的余地都没有了！怎知，就在他退到台边时，刚才还十分强的内力，忽然之间，竟消失于无形！

警叟刚才还在用力将身子向前倾，想维持身子的平衡的，这时，那股大力突然消失，他的身子猛地向前一冲，就要跌了出去！

但是警叟究竟是武功非同凡响的高手，他手中竹杖，连忙向前伸出，抵住了木台，终于站稳了身子，未曾再向前跌出！

而当他站稳了身子之后，他也不禁呆若木鸡！

他一生之中，不知遇过了多少高手，当然不能每战必胜，但是却也从来没有一上来攻了一招，便被对方震退，败得一败涂地过。

对方向前涌来的那股大力，在刹那之间，消失无踪，那分明是替自己保留一分面子，好不让自己跌下了木台去，而对方所发出的内力，如此之强，竟能算定了恰好将自己涌出四步，这份功力之高，若不是亲受，只怕有人和自己讲了，自己也是不肯相信的。

对方的武功如此之高自己还有什么还手的余地？而攻了一招之后，第二招也根本不必再攻的了！

他呆若木鸡也似的站着，台下，聚英堂中的高手，又齐声大叫起来！



这时候，辛真满和瞽叟两人，都是一上来便落了下风，自知武功和对方相去太远，心灰意懒，连再动手的斗志都没有了！

而台下聚英堂的高手，却在大声呐喊，声势雄壮，北高峰上下来的好汉，眼看领头的高人，已然僵在台上，便是令人垂头丧气！

这情形，对北高峰上下来的好汉，可以说是不利到了极点！

只见聚英堂主向后退出了一步，坐在交椅之上，缓缓地道：“你们各人听了，若是束手就擒，回聚英堂去，立下血誓，愿为秦丞相效劳，拨在聚英堂中出力，还可以保留一条性命，若是立功，自然论功行赏，若是不然，我一声

令下，你们一个也走不脱了！”

自北高峰上下来的众人，心中尽皆大是吃惊，四面看去，这才更看清对方的人数，远在自己这方面之上，自己的身边，都已站着好几个对方的人，若是要动手，那非一个对付几个不可！是以刹那之间，几乎人人都感到一阵心寒！

只听得堂主又发出了一下惊心动魄的冷笑来，道：“我着人由一数到十，若是愿意听我话的，可以将兵刃抛下，走到左首的大树下去站立！数到十之后，仍有手执兵刃的，格杀勿论！”

□

□

□

他话一讲完，手便向上扬了起来。

在他身边的一个大汉立时大声道：“一！”

这一下“一”字，声音虽然不怎么惊人，但是人人的心头，皆是一震！

可是却也没有人动。

每一个人都站着不动，也没有人出声。双方面的人，全都凝神屏气地等待着事情的变化，不少人的眼光，都望在辛真满和瞽叟两人的身上，想看看两人，是如何抵抗聚英堂主。

在这时候，那大汉又叫道：“二！”

众人心头更加震动，比刚才更甚了！

辛真满和瞽叟两人，在台上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行动对众人有极大的影响力，但是他们有什么办法可想呢？堂主的武功，如此之高，自己全是上来一招，便已然立时分出高下了！

若是再不顾一切地进攻的话，那么结果是一定可以预料的，那便是一上去，便自被对方所制！

是以他们僵立着不动。

那大汉又叫道：“三！”

人丛之中，已有人沉不住气，而发出一种十分奇怪地声音来，但这种声音却是一闪即逝。

“四！”

“五！”

“六！”

□

□

□

突然之间，只听得“呛啷”一声响，那一下响，打破了极度的沉寂，只见一个面色苍白的汉子，抛下了手中的单刀，向左首的那棵大树，急急忙忙地走去，一时之间，所有的人，个个都向他望来。

那汉子显然是想投降，想走到大树之下去了，可是，他才走出了几步，便听得一声虎吼，一个彪形大汉，抢出了一步，怪叫道：“好不要廉耻，贪生怕死的蠢贼！”

那大汉手中持着一根手臂粗细的熟铜棍，一面说，一

面抡起了铜棍，呼呼风生，便向那汉子的头顶之上，击了下来！

那汉子双手抱住了头，待要向前奔了过去，但是棍影如山，向他一齐压了下来，如何还逃得开去？眼看这汉子要被铜棍打死了，忽然“嗤”地一声响，斜刺里有一枚暗器，射了出来。

那一枚暗器，是什么人发出来的，急切里也未有人看得见，而电光石火之间，“铮”地一声响，那枚暗器，已射中了那根铜棍！

那根铜棍，有七尺来长，手臂粗细，挥棍的大汉，正是天生神力，这一棍击下之力，怕不有千百斤重？照理来说，一枚小小的暗器，射了上去，正应该如蜻蜓撼石柱，若无其事才是！

可是，事情却完全不是那样，那一枚暗器，才一射到了铜棍之上，便听得那大汉一声怪叫，棍影陡敛，铜棍竟被那枚暗器一击之力，震得打横扫了出来！

刹那之间，只听得“叭”地一声响，铜棍打横扫出，那大汉收势不及，铜棍扫在他自己的肩头之上，而他肩骨碎裂之声，更是人人可闻！

那大汉倒退了一步，额上的汗珠，如雨而下，而那汉子则已奔到了树下，气喘如牛地站定！

这一切，可以说都是一刹那之间的事情！

当事情发生之际，人人都被这种惊心动魄的情景所吸

引，等到那汉子奔到了树下，众人才听到那大汉叫道：“八！”

那一下“八”字，给于众人的震动，更是无以复加！

刹那间，又听得“呛啷”、“铮”几下响，又有四五个人，抛下了兵刃，向那株大树奔去！

□ □ □

看官，要知道自北高峰下来的人，虽然全是各门各派的高手，每人也多少真有些侠名，但其中总也有些是因缘附会，浪得虚名的。

而且，大仁大侠，当真是谈何容易之事？又岂是人人，在生死存亡的关头，都仍然正气凛然，视死如归的，有些人奔过去，自然也不足为奇了！

那大汉继续数道：“九！”

这一个“九”字出口，聚英堂堂主，霍地站了起来，目中精光暴射。

刹那间，又有十来个人，奔了过去！

未曾挪动身子的人，个个抱定了必死之心，握定了兵刃，面色如同铁石一般，已是准备和敌人拚一个你死我活了！

□ □ □

这时候的情景，明摆着一动起手来，自北高峰上下来的人，是非吃亏，非血贱峰下不可的，但是十停之中，居